



一个自由至上的公主，
遭遇暴君的霸道爱情，
自由 Vs 爱情，她将如何取舍？

莫秋公主 1

冰痕 著



雲
北
王

冰痕
著

公主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愁公主 .1/ 冰痕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1120-480-3

I . 莫… II . 冰…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308 号

莫愁公主 1

作 者: 冰痕

总 策 划: 周艺文 简以宁

文字统筹: 谢卓康 马 艳

责任编辑: 蒋惠敏

责任校对: 叶思源

封面设计: 毛毛雨 叶 良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邮 编: 515063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电 话: 0754-2903126

经 销: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 张: 18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7-81120-480-3

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Volume 1

一	入宫	001
二	侍寝	004
三	扑蝶	006
四	盗酒	008
五	抚琴	011
六	失眠	013
七	烦心	016
八	求赏	018
九	患病	020
十	服药	023
十一	诉苦	025
十二	寻衅	028
十三	违命	030
十四	迷魂	033
十五	敷脸	035
十六	迁居	038
十七	进膳	040
十八	翻墙	043
十九	断腿	045
二十	招供	047
二十一	撒娇	050
二十二	息怒	052
二十三	碰壁	055
二十四	告状	058
二十五	查证	060
二十六	挨打	063
二十七	陈情	065
二十八	发烧	068
二十九	问疾	070
三十	忆旧	073
三十一	受教	076
三十二	聆训	078
三十三	绣花	081
三十四	背书	083
三十五	破釜	086
三十六	戏君	088
三十七	画饼	091

三十八 烤蛋	093
三十九 伤怀	095
四十 乱性	098
四十一 卖字	100
四十二 济贫	102
四十三 祝寿	105
四十四 露馅	107

第二卷 Volume 2

四十五 纳策	111
四十六 议事	114
四十七 出巡	116
四十八 换装	119
四十九 点菜	121
五十 赖账	124
五十一 援手	126
五十二 算命	129
五十三 解密	131
五十四 遇匪	133
五十五 试金	136
五十六 探衙	138
五十七 觅机	141
五十八 变招	143
五十九 救美	146
六十 激将	148
六十一 驯霸	150
六十二 思过	153
六十三 认亲	155
六十四 喝粥	157
六十五 偷嘴	160
六十六 易容	162
六十七 砸匾	165
六十八 定计	167
六十九 瞒天	170
七十 拟旨	172
七十一 刻章	175
七十二 共枕	177
七十三 上任	180
七十四 开仓	182
七十五 行贿	184
七十六 拒惑	187

七十七 控欲	189
七十八 下乡	192
七十九 设套	194
八十 祈雨	197
八十一 学艺	199
八十二 脱险	201
八十三 验凶	204
八十四 束手	206
八十五 示爱	208
八十六 伪梦	211
八十七 许愿	213
八十八 圆谎	215
八十九 改道	218
九十 落水	220
九十一 脱身	222

第三卷 Volume 3

九十二 投宿	226
九十三 筹钱	228
九十四 摔碗	231
九十五 结伴	233
九十六 惊才	236
九十七 参禅	238
九十八 踏雪	240
九十九 做东	243
一〇〇 论政	245
一〇一 辨音	247
一〇二 夺魁	250
一〇三 说媒	253
一〇四 诱敌	255
一〇五 获救	257
一〇六 闭门	260
一〇七 闻讯	262
一〇八 负荆	264
一〇九 领责	267
一一〇 承诺	269
一一一 言欢	272
一一二 引火	274
一一三 遗珠	276
一一四 任职	278

莫秋公主

第一卷

Volume 1

一 入宫

晨曦初露，沉重的宫门缓缓地打开，七辆华丽的宫车鱼贯而出。透过车门的帘幕，隐约可见每辆宫车上都载着一名年轻女子，盛装华服，蒙着大红色的绣锦盖头，像是要去参加盛大的婚礼，宫车内外也镶满了宝石珠玉，装饰得富丽堂皇。但车队中却弥漫着浓重的压抑气氛，听不见一点喧哗，就连随从都是满脸肃穆。因为这七辆宫车所载的越西王国最美丽的七位女子，即将成为苍龙皇朝皇帝的祭品，迎接她们的将是——死亡！

五年前，苍龙皇朝新即位的皇帝韦臻率大军远征越西，大败越西国，越西国王不得不俯首称臣。为了保全宗庙社稷，国王答应了韦臻极为苛刻的和谈条件，除称臣纳贡外，



每年还得遴选国中最美丽的七名女子献给皇帝韦臻。韦臻只与每名女子共度一夜，天明后即会将她赐死，前四批进献的女子都已香消玉殒，无一幸免。

韦臻早朝时得到奏报，越西国今年的祭品已到。他淡淡地嗯了一声，表示已知道了。五年来，这已成了一件例行公事。他憎恨越西国的女人，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是可恨，将她们凌辱后再杀死是她们应得的惩罚。

下朝后，韦臻摆驾到华庆殿。虽是白日，但空旷的大殿内光线昏暗，阴气森森。进献的七名女子身着七色彩衣跪在殿中阶下，一字排开。“皇上驾到！”随着当值太监尖锐的通报声，韦臻缓缓地步入殿门。高大的身形，英挺的五官，却透出一股肃杀之气。一步一步，韦臻一言不发地走到她们面前。

韦臻掀开第一个女孩的盖头，盖头下现出一双惊惶失措的眼睛，接着忙忙地低下了头，身子瑟瑟发抖。韦臻鹰隼般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片刻，又往下走去。听到沉重的脚步声，跪在地上的第二个女孩已恨不能缩成一团就地消失，韦臻毫不留情地掀开她的盖头，女孩苍白的脸上已没了血色。韦臻的唇边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接下去，第三个女孩的盖头掀开了，但忽然他感觉有什么不对。那女孩抬起了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正滴溜溜地看着他，眼中没有一点惧意，而那表情，分明是在笑。竟然有人不怕他，这可是难得之事！韦臻微感恼怒，仔细去看那女孩。女孩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件鹅黄色的锦缎宫衣，鬓边斜斜插了一朵同色嵌珠宫花，并没有过分繁复的修饰。也许是天生丽质的缘故，女孩虽然只薄施粉黛，但自然清丽出尘，即使在幽暗的大殿中，也令韦臻眼前一亮，尤其是那纯美的笑容，犹如春花绽放，明媚动人。韦臻压抑着怒气走到她面前，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抿嘴笑笑：“我叫莫愁。”婉转之音犹如黄鹂初啼。

“大胆！在皇上面前，你敢自称为‘我’？”旁边的总管太监已高声怒喝起来。

莫愁转头看了那太监一眼，脸上仍带着盈盈笑意，不紧不慢地俯下去磕了个头，又道：“奴婢知错了，回皇上，奴婢名叫莫愁。”

莫愁？韦臻忽然想起什么，又问道：“你就是越西国王的小女儿，莫愁公主？”

“正是。”莫愁浅笑着回答。

哦？前几年就听说莫愁公主是越西国的第一美女，早就被排上了进贡的名单，算来也即该是今年了，原来就是她？果然倾国倾城，名不虚传。越西国王那老儿，倒也不敢私藏。

韦臻暗中冷笑,就算你沉鱼落雁,朕也不会怜香惜玉。韦臻哼了一声,又问:“你方才笑什么?是在笑朕么?”

莫愁灵活的大眼睛转了转,却摇了摇头:“奴婢不敢。”

“大胆!明明在笑,还说不敢?皇上面前,敢不说实话?”总管太监又狐假虎威地叫了起来。

莫愁仍是不慌不忙地微微一笑,答道:“我……奴婢只是一直在想,皇上会长得什么模样?”

“那你认为朕长得是什么模样?”韦臻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忍不住接口问道。

“奴婢来之前,曾见过一幅画,以为皇上和那画上的一样。不过,今日亲见了皇上,才知道皇上比那画上好看得多了。”莫愁语气诚恳。

“少来花言巧语迷惑朕!朕从未请人画像,你又从何得见?”韦臻再次冷笑,果然是想勾引朕,做梦吧!

莫愁眨眨眼睛:“奴婢未曾见过陛下的画像,奴婢只是看过钟馗捉鬼图。”

韦臻死死地瞪着莫愁,她脸上满是无辜的表情。这些年越西国进贡的女子,虽也有极个别不惧天威,敢当面顶撞甚至怒骂的,但像面前的女子这样敢做个套子让自己钻,讽刺嘲笑自己的,还是破天荒头一回。韦臻深吸一口气,按捺狂怒,沉声道:“莫愁,好,很好,今晚朕便召你侍寝!”这无疑是执行死刑的命令。旁边的几名女子顿时吓得脸色发白,偷眼去看莫愁,但她仍是不慌不忙地磕头领旨。

晚膳后,韦臻照常到御书房批阅奏折,待到初更打过,才令摆驾寝宫乾元宫。进门脱了朝服,换上一袭月白绣金线绸衫,韦臻问:“人呢?”

当值太监禀道:“回皇上,人已照惯例送到陛下的龙床上了。”

韦臻点点头。为防备进贡的女子中藏有刺客,韦臻都是令人将其脱光搜查,沐浴净身后捆绑在龙床上。

韦臻进了内殿,红烛高烧,帷幔低回,静悄悄地没有人声,更没听见意料之中的哭泣。往回这种时候,进奉的女子早就哭得昏天地黑了。韦臻不由疑惑,穿过重重明黄帷帐,快步走到宽大的龙床前。揭开床帐,莫愁果然已被分开四肢绑在床上,脸上的铅华已尽洗,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如两排小扇子,安静地轻合着,像熟睡的孩子正做着甜梦,白瓷似的肌肤透出隐隐的红晕,吹弹得破,如初生的婴儿般娇嫩,红润的嘴唇恰似一颗诱人樱桃,鲜艳欲滴。

韦臻在床头站了片刻，莫愁仍未醒来。韦臻终于没了耐性，一把掀开了盖在莫愁身上的薄被。莫愁只穿着贴身的玫瑰红小衣，肌肤骤然暴露在空气中，突然袭来的寒冷让她本能地想蜷成一团。但略一挣扎，手脚的束缚惊醒了她。长长的眼睫毛眨动了几动，莫愁睁开了眼。

二 侍寝

转头见是韦臻，莫愁悠然地打了个哈欠，道：“皇上什么时候进来的？也不先打个招呼，我……奴婢都不知道。”口气懒洋洋的，倒像是结发多年的妻子等候晚归的丈夫。

韦臻气不打一处来：“朕让你来侍寝，不是让你来呼呼大睡的！”

莫愁垂下眼眸，低声道歉：“对不起，皇上。这十几天没日没夜在马车上赶路，奴婢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韦臻看着绑住她手腕脚踝的那些细细的红绳，就这样她也能睡着？鼻子里哼了一声，她难道不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夜？看来该提醒下她了，“要睡你明天再睡！随你睡多久，睡着了永远不醒！”敢骂朕是鬼，今晚一定要好好地教训教训她！粗鲁地伸手扯下莫愁的亵衣，胸前那两粒红豆活泼泼地跳了出来。

莫愁顿时涨红了脸，紧紧地咬着嘴唇，睫毛微微上翘，眸子湿漉漉的，似有泪光闪动。韦臻以为她总算害怕了，住了手，等她开口哀求。莫愁却不作声，闭上眼睛。韦臻扯去她最后一点遮盖，让她完美的胴体一丝不挂地展现在自己面前。这真是国色天香的尤物！韦臻也暗暗赞叹。一双手揉捏着她的敏感部位，极尽轻薄，莫愁的身体一阵阵战栗。但她只闭着眼，既不挣扎反抗，也不哭泣求饶，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这倒有些出乎韦臻的意料。

玩弄了片刻，韦臻腹下发热，便除了自己的衣物，上床去将莫愁压在身下。看见莫愁的眼睫毛不住地颤抖，泄露着她内心的惊慌，韦臻略感得意，问道：“怕了吗？”

莫愁睁开眼睛，毫不畏惧地对韦臻，对视了片刻，却点了点头，道：“怕！”

“既然害怕，为什么还敢暗讽朕是鬼？”韦臻怒气冲冲。

“那奴婢要是不曾得罪皇上，皇上就不会这样对待奴婢了吗？”莫愁反问。

韦臻一愣：“要朕放过你，绝不可能！”

“这就对了，反正奴婢怎么说都是一样。”莫愁撇撇嘴，“皇上问奴婢什么，奴婢就据实回答什么，不然岂不是欺君之罪？何况，奴婢也没说皇上就像……”

“够了！”韦臻低喝一声，打断莫愁，居然又被她涮了！腰身一挺，狠狠地刺入了她柔软的身体！似乎有轻微的撕裂声，却没有听到熟悉的惨叫。毫无预兆的剧痛袭来，莫愁却死死地咬紧牙关，仍睁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韦臻。韦臻忽觉有几分挫败，便也瞪着莫愁，身下却不断加力，横冲直撞。莫愁脸色惨白，香汗涔涔，但仍忍着不吭一声。

不知是不是因为被莫愁坏掉了情绪，往回韦臻总要折腾一两个时辰才能尽兴，这次没多久就泄了气。翻身从莫愁身上下来，本想唤人来立即将她拖出去沐浴，却又心有不甘。韦臻躺在床上，气忿难平，转头见莫愁仍看着自己，乌黑的眸子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

“皇上生气了？”莫愁小心翼翼地问，虽口中称着皇上，语气倒像是哄劝一个三岁的娃娃。

“你还敢明知故问？”韦臻没料到她来这么一句，蹙着眉头，努力保持身为帝王的尊严。

“哎！”莫愁低低地叹气，忽又笑了笑，道：“那奴婢给皇上陪不是了，皇上别生气了！奴婢听说，动辄生气有害健康，而且奴婢明日就要死了，皇上又何必这时为不懂礼仪的奴婢发火呢？”莫愁扑闪着大眼睛，这几句话说得情真意切，笑容更是天真无邪。

韦臻噎得说不出话来，生死之事在她口中竟如此若无其事，仿佛自己最锐利的武器突然失去了锋芒。韦臻半晌方道：“你知道要死还如此桀骜不驯？你不怕朕的酷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莫愁再度幽幽地叹了口气，道：“奴婢来觐见陛下之前，也曾以为陛下很可怕。但现在才知道，陛下是通情达理的贤明君王，并不以暴虐为乐，必不会对一介弱女子滥用酷刑。”

韦臻冷哼一声，明知她是激将法，要让自己骑虎难下，但偏找不到话来反驳。而韦臻素来强横，臣下进表也只是颂扬他“英猛威武”、“威加天下”，难得有人称赞他是“通情达理的贤明君王”。今日听莫愁这样说，暗想：她为何这样说？竟隐隐觉得自己似乎确有通情达理的一面，一直绷着的脸不觉和缓了几分。忽听莫愁又问道：“奴婢要这样被绑一夜吗？奴婢好想睡觉啊！皇上能不能放开一会啊？”说着张开嘴，又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朕还没许你睡你就敢睡？”韦臻怒气又上来了，翻身再度压住莫愁，双手箍住她纤细的腰身，狠狠地掠夺。这回莫愁闭上了眼，仍是咬着牙关不出一声。以前韦臻总是能将身下的女子折磨得死去活来地哭泣哀求，这次却始终找不到征服的快感，没多久便又草草完事。韦臻一再受挫，再也提不起精神，唤太监进来为莫愁松绑，将她用被子裹了，抬



下去沐浴更衣，以待次日凌晨赐死。

次日凌晨不到五更，韦臻已起床梳洗完毕，换上了正式的冠冕龙袍，仍是于华庆殿升座，令传莫愁。片刻后，内侍将莫愁带到，这时她已换了全身缟素，娉娉婷婷地从容步入殿中，长长的秀发如黑色瀑布滑落，直垂到地。洗尽芳华，淡扫娥眉，除了金玉珠饰，更显她出水芙蓉般的天生丽质。自她一进殿门，内侍宫娥，众人的视线便犹如被巨大的磁石吸引，皆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

莫愁款步行至大殿正中，盈盈下拜，曼启珠喉：“奴婢莫愁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抬头看了韦臻一眼，目光中仍没有一丝惊慌和恐惧，清澈如春日绿波。

韦臻微怔，为什么她的反应总是出乎自己的意料，死到临头她还会想些什么？清了清嗓子，韦臻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朕可以满足你最后的一个愿望。”

三 扑蝶

莫愁眼波流转，说道：“谢皇上！奴婢想问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

旁边有礼官代为答道：“今日是三月十五。”接着上前低声禀报韦臻：“皇上，我朝祖制，十五月圆之日不能行刑杀戮，有违天和。”

“哦？”韦臻冷笑，难道这小妮子这样放肆，是因也知道这条规矩？沉吟一下，也罢，就暂留她一日性命，看她还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今夜再让你侍寝，就不信制服不了你！韦臻沉声道：“莫愁，今日既是十五月圆之夜，就暂多留你一日，你还有什么未了之愿？”

未了之愿？莫愁脑子里转了转，大老远跑来一趟送死，还不知道你这都城天京是什么样的呢？这皇宫看来不小，怕也没机会到处去逛了。有了！莫愁笑道：“既然今日是三月十五，奴婢在家时，每月初一十五要到庙里去给观音大士上香，不知今日皇上能否让我再去庙里上一次香，为皇上祈福许愿，佑皇上平安康健。”要去庙里上香就能出宫逛逛了吧？

韦臻皱眉，庙里进香？要出宫怎么能行？“莫愁，宫中女子除非伴驾，不得随意出宫，朕不能许你去庙里上香祭祀。不过宫中有一座佛堂，也供了观音，朕可派人带你去佛堂礼佛。”停一停又道：“晚上你还是到朕的寝宫侍寝。”莫愁暗叹口气，还是不能出去，只得叩首谢恩，起身由内侍带着去了。目送她轻盈的背影消失在大殿门口，韦臻竟对夜晚有了一种期待，她嘲笑朕激怒朕，不能让她就像没事人一样死了，太便宜她了！

内侍带莫愁穿过重重宫阙，到了御苑附近的佛堂。莫愁轻轻跨进佛堂大门，见正中

的神龛上果然供着一尊一人来高晶莹剔透的白玉观音，是用和阗白脂玉雕刻而成。观音慈眉善目，气度雍雅，四周香烟缭绕，庄严肃穆。莫愁净手上了香，在神龛前的蒲团上跪下，双手合十，微闭上眼。唉，自己说什么要祈福许愿，这会还有什么愿好许？偷看那案上摆着许多新鲜果品，色泽诱人，莫愁咽咽口水，不知好吃不好吃？忽听到窗外有画眉啼唱，莫愁更加心神不属。咦！外面是什么地方？押送她的那两人等了片刻，见莫愁规规矩矩地跪着，低着头念念有词，也觉得无趣，暗想：她一个人在这里还能有什么事？便退到了门外守着。

且说韦臻让人带走莫愁后，回到御书房，检阅了几份今日奏折，却总是心神不宁，信步出门，往佛堂走来。到了佛堂门口，内侍等见到皇帝，慌忙行礼，韦臻问：“莫愁呢？”

“回皇上，还在里面上香呢！”内侍恭谨答道。

韦臻推门进去，登时怒道：“人呢？”

“在……”随后跟进的太监们正要回话，忽然发现佛堂内竟然空无一人，本来安安静静跪在蒲团上的莫愁不知何时已不见踪影。太监们吓得皆变了脸色，说不出话：“皇上，奴……奴……”

“若让人跑了，小心你们的脑袋！”韦臻怒气冲冲地道，袍袖一拂，转到观音像后面，却见后墙有一扇窗子打开了，窗台上还留下了清晰的踩踏印迹。“她是跳窗跑了，还不赶快去找？”太监们急忙领命而去。

韦臻出门绕到佛堂后，穿过九曲回廊，便是御花园。花园里假山重叠，花木掩映，要藏一个人再容易不过。看着太监侍卫们如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翻乱找，韦臻狠狠地握紧了拳头，砰地一声打在身旁的树干上：哼！要是这小妮子胆敢逃跑，朕一定把越西王国夷为平地，把她的父王抓来凌迟处死！

韦臻这一拳力道十足，打得身边这棵高大的银杏树摇摇晃晃，树枝乱颤。忽听到树上一声娇呼，韦臻一惊，抬头去看，却见一道白色的身影藏在茂密的绿叶中——莫愁正坐在树干上荡来荡去，看到韦臻，还悠闲地冲他挥了挥手。

“莫愁！”

“皇上，奴婢在！”莫愁一面答应，一面顺着树干爬下来。离地还有将近一人高时，翩然跳下，接着给韦臻磕头。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翻窗逃跑！”韦臻怒斥道，却自觉有点色厉内荏。从昨天到今天，类似的恐吓已有多次，从来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果然莫愁的大眼睛眨巴眨巴，似乎十分委屈：“奴婢哪敢逃跑，只是刚才在佛堂里，听到外面的鸟儿唱得欢快，忍不住想来看看。奴婢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花园呢！适才听见皇上呼唤，奴婢立即就下来了。何况莫愁也知道，逃跑的后果不堪设想，就算借奴婢一百个胆子，奴婢也不敢逃啊！”

“哼！一派胡言！”韦臻喝道，“你若不是逃跑，又怎会翻窗？”

莫愁抿了抿唇，韦臻看出那是个得意的浅笑。“皇上，实不相瞒，奴婢在家时淘气惯了，翻窗爬墙都是常事。奴婢见窗子外面就是花园，懒得再从正门绕上一大圈，又会惊动旁人。忍不住就翻窗出去了，还请皇上恕罪！”

韦臻气得倒仰，听她语气坦荡，不似撒谎。越西国的公主竟然翻窗爬墙是惯事？！“你身为公主，如此无法无天，毫无教养！你父王做什么去了，为何不加约束管教？”

莫愁弯弯的眉毛蹙在一起，眼里尽是不解，反问道：“为什么要约束管教？”

“一国公主，不懂礼仪，日后……”韦臻说到这里，忽住了口。她哪里还有什么日后？多说也是废话。看了看匍匐在地的纤细的白色身影，心头的怒气似也无从发作：“总之，你这样也不怕给你的国家丢脸？翻窗倒也罢了，你为何又要躲到树上去？”

莫愁眼珠一转，道：“刚才奴婢从树下经过，看到树上停着一只大蝴蝶，有这么大。”夸张地用双手比了比，倒有扇子那么大，“那蝴蝶翅膀是宝蓝色的，上面还有金色的花纹，像是孔雀开屏，可好看了！”莫愁眉飞色舞，“奴婢想捉它玩儿，就……”

四 盗酒

“那蝴蝶呢？”韦臻听她说得起劲，也不由抬头去望。只见树梢上绿叶婆娑，哪里有宝蓝色大蝴蝶的影子？

“等我……奴婢爬上去时，蝴蝶已飞走了。”莫愁遗憾地撇了撇小嘴。

“唔”，韦臻哼了哼。死无对证，谁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大概又被她耍了，算了，就再饶她一次。“你起来吧！”“谢皇上！”莫愁暗中吐了吐舌头，磕头谢恩，站起身来。身子还未站直，忽然从怀里滚了两个果子出来。左右忙拾起递给韦臻，禀道：“皇上，这是佛堂里的供果。”

“跪下！”韦臻本已和缓的脸色又罩上一层寒霜，“你竟敢偷窃佛堂供果，还敢骗朕是

游园赏风景，爬树捉蝴蝶？”

莫愁只好重新跪下，白皙的双颊飞起了两朵红云，低着头双手不安地绞着，嗫嚅了半天，才小声开了口：“奴婢不是偷，只是想尝尝供果……”

“佛堂的供果也是你能尝的？你父王……”韦臻说了一半，想起她父王对她从不管教，怒气横生。“养不教，父之过，你父王不管你，朕倒要来管教管教你！”吩咐左右道：“把她押下去，在佛堂前跪一个时辰！好好面壁思过！”

左右正要把莫愁带走，莫愁忽然挣脱束缚，可怜巴巴地叫道：“皇上！皇上！”

“你还要玩什么花样？”韦臻没好气地问。

“皇上，奴婢知错了，但能不能让奴婢吃饱了再罚？奴婢真的好饿，不然也不会自作主张去拿了果子。”莫愁哀求道。

“吃饱了再罚？你还敢和朕讲条件！就你的不当举止，朕本该罚你一天都不许吃饭不许喝水！”韦臻怒喝道。

莫愁吓得吐了吐舌头，韦臻却听到她低声嘟囔：“什么嘛！杀人犯临死前还给吃顿饱饭，当个皇上，这么小气！”

“你说什么？”韦臻提高声音问。

“奴婢说……”莫愁抬起头来，突然甜甜一笑，笑得韦臻愣了片刻，“奴婢说，皇上不会这么小气，不答应奴婢吃顿饭这个小小要求的。”

韦臻发觉自己突然成了很被动很理亏的那个人，最后一天还不给人饭吃。正僵在那里，当值太监来禀道：“皇上，今日午膳摆在哪里？”

韦臻四下一看，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春色满园，花香醉人。“嗯，今儿就摆御花园里，朕也赏赏这大好春光。”太监应了，正要下去，韦臻瞟了一眼莫愁，挥了挥手，“先把她带下去吃点东西，吃完了让她去佛堂受罚。”

莫愁坐在御膳房的偏房里，愁眉苦脸，对着面前的两盘菜发呆：一盘清水煮青菜，一盘清水煮豆腐。莫愁嘟了嘟小嘴，对领她过来的小太监抱怨：“公公，怎么就青菜豆腐啊？连油花都没有一星半点。要死的人好歹也该有顿肉吃吧？”

小太监为难地摇摇头：“每个月的十五宫里都要斋戒，莫说你，就连皇上今儿也不沾荤腥。”

莫愁的小嘴翘得更高了，仿佛随时要哭出来，“一点肉都没有，真是凄惨哪……”

正在这时，前面有人喊道：“小德子，皇上开膳了，你快来帮忙！”小太监一面答应一面跑了出去，只把莫愁一个人留在偏房内。莫愁忙掩上门，环顾室内，四面墙边都满满地堆着东西，但翻了翻大失所望，都是些生的菜蔬和干货，不能吃。莫愁无可奈何地坐回桌前，扒了两口白米饭，尝了尝青菜豆腐，寡盐无味，还带着一股生腥气。莫愁撅撅嘴，“听说天京这里的烤全羊很有名，可惜我吃不成了。”忽然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这是什么好吃的？”

莫愁吸吸鼻子，疑惑地站了起来，发现香气是从墙角的一扇小门里泄漏出来的，走过去推了推门，竟然推开了。莫愁迟疑地走进去几步，发现这件房子里摆放着大大小小许多酒坛，左右还有几个大酒柜。“酒？”莫愁摇头自言自语：“不会喝。”顺手打开左边的柜子，“咦，好漂亮的酒瓶！”莫愁拿起一个酒葫芦似的小瓶子在手中把玩，那瓶子只有三寸来高，上等白玉雕刻而成，玲珑剔透，流光溢彩。“我拿这个瓶子玩玩不会被人发现吧？就算发现又能怎样？反正也只有今天一天了。”莫愁一面想一面便将小酒瓶揣入怀中，再悄悄地溜出来，关好酒窖的门。

莫愁刚回到前面坐下，小德子就回来了，“他们要我回来看着你，你没动过这里什么东西吧？”

“没……没有。”莫愁继续愁眉苦脸地望着面前的饭菜。

“你快些吃吧！你吃完了我才能去吃饭呢！”小德子催促道。

莫愁不情不愿地就着青菜豆腐吃了两口。虽然还是饥肠辘辘，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了，将碗筷往旁边一推：“我不吃了！”

小德子将饭菜端出去，外面进来两名太监不由分说地把莫愁架走，带到适才那座佛堂里，让她跪下。莫愁委屈地皱眉跪下，没过一会儿，膝盖就酸了，一面用手捶了捶腿，一面悄悄地挪了挪。“不许乱动！”旁边监视的人叫道。“要是今天早上就死了还好些，省得多受一天的罪，没吃饱饭还要罚跪。”莫愁闷闷地想，却挡不住一波接一波袭来的倦意，接着打了好几个哈欠，连眼泪都出来了。

韦臻膳后令人摆了一张苏绣软塌，躺在御花园的亭子里稍歇，命传张美人来弹琴。韦臻尚未大婚立后，但各地进贡的，历年选秀的，亦有不少美女养在宫中，这张美人便

是其中擅长音律的一位。不久张美人抱琴而至，韦臻便一边品茶一边听她弹琴。听过两只曲子，韦臻不满地道：“怎么弹来弹去就这些老调？朕前日令人给你谱的新曲呢？”

张美人见皇上不悦，忙跪下道：“前日陛下赐的新曲，臣妾尚未练熟，不敢献丑。”

韦臻不耐烦说：“朕叫你弹你就弹！哪来这许多废话？”

张美人只得勉为其难，弹那只新曲。她本来记得全曲谱，但在皇帝的逼视之下，心头慌乱，弹了第一段便错了一个音。韦臻还未发觉，但她一紧张，接着又错了好几个音。头上渗出汗珠，又不敢去擦拭，手忙脚乱中，只听“铮”地一声，竟是琴弦断了！

五 抚琴

“放肆！”韦臻猛拍了下椅把，怒喝道。张美人吓得匍匐在地，浑身发抖，大气也不敢出。正要发作，却见太监押着莫愁过来了。原来一个时辰已过，是押她来谢恩的。莫愁膝盖酸痛，一瘸一拐地走到韦臻面前，呲牙咧嘴，正要忍着跪下去磕头，看见韦臻一脸怒气，便问：“皇上怎么又生气了？”

韦臻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莫愁又转头看了看伏在地上的张美人和那张断了弦的琴：“皇上是要听琴么？这个容易，不如让奴婢来弹上一曲，为皇上解闷。”

“容易？”韦臻挑了挑剑眉，这个小丫头又来挑衅了！看她怎么弹？韦臻竟有了几分和她争斗的兴趣，“那你就弹一曲，弹不好可要受罚！”

“是！陛下！”莫愁轻快地应了声，走到琴旁，看着那案几下的垫子，天！还要跪啊！咬咬牙跪坐下去，尽量把重心移到腿上，以减轻膝盖的压力。

韦臻见张美人还匍匐在地上，随意地挥了挥手。张美人如同大赦，忙磕了个头，带着那琴急急地退下去了。莫愁暗中松了口气，早有太监送了具新琴来，莫愁试了下音，便叮叮咚咚地弹起来。莫愁的琴声虽然流畅，但算不得十分高明，曲子却甚为欢快。如小溪潺潺，流过鲜花盛开的山谷，又如小鸟儿婉转歌唱，蜜蜂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微风轻拂，春日里温暖的阳光洒满茵茵芳草地，孩童们无忧无虑尽情嬉戏。韦臻听着听着，烦躁的心情竟不由自主地轻松了许多。

弹完一曲，韦臻并没有叫停，那琴声却嘎然而止。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韦臻转头一瞧，莫愁正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打了个哈欠，然后把琴往前面一推，竟以手枕头，埋着脑袋趴